# 红鸾记

.

恒古的老杨树，树枝上的最后几片枯叶飘落，时逢深秋。

紫荆山下停着一架马车，马车很大，而且很豪华，檀木雕的车架外裹着一层黑锦，锦上用金线绣着九条长龙。

车内镶着软垫，可乘十人，中间摆着一个巨大的案子。还有一个黑衣的蒙面男人。

金石开拉开车门，将手中大的难以想象大麻袋丢了进去，然后和紫衣老者一同上了车。车夫一扬马鞭，两匹马

儿拉着大车缓缓沿着管道行去。

金石开解开麻袋，从中抱出三位昏睡的女子。金石开将三位女子与车内另外三位摆放在一起。吐出一口浊气道

：「总算是抓到了，不过说来凤凰宫的婆娘还真是各个水灵，看得咱家眼馋。」

紫衣老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蒙面男子却道：「那君清也死了？」

「何止那老牛鼻子，七星教有点能耐的都死了。说来也是那老牛鼻子自找的，咱家和那乔家妹子耍的正开心，

那老牛鼻子突然就对咱家出手了。说来不是有老毒龙在，咱家说不定还真就栽了。」金石开说罢抹了抹鼻子，一阵

憨笑。

黑衣人却是眉头一皱，低首沉默了。片刻后抬头道：「两位先生先乘车回九龙殿，我欲先行一步。」

紫袍老者点了点头，金石开拱手道：「此次多谢大人相助，大人慢行！」

马夫耷拉着眼皮，手中时而挥舞一下马鞭，两匹马儿懒洋洋的拉着大车缓行在管道上，车门一开，一道黑影闪

出，几个起落便消失在林中。

红鸾面色很难看，几十位女子，跪在大殿中，低着头，没有人敢言语。四周一片寂静。红鸾长呼出一口浊气，

沉声道：「你们下去吧。」

众女躬着身，悄悄退下。红鸾掣肘撑着头，唤道：「离刹，让人去请鹓雏长老来。」

离刹应了声，从后门退出。偌大的宫殿中，血色的翡翠玉榻上倚着一位红杉少女，少女妙眉紧蹙，贝齿紧咬下

唇——四大神将，八方管事，损了一半！

红鸾脑中思绪紊乱，不知为何策划许久却反遭人算计，静静的思忖着。

难道宫内……

「宫主……」离刹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红鸾不知离刹何时回到自己身后，只是被那声轻唤将思绪拉了回来。

「人呢？」红鸾冷声问道。

「鹓雏长老不再鹓雏宫内！凤凰谷内也没有发现，发出的信号也无回应。」

「怎会如此？」红鸾忽的坐起，眉头深皱。问道：「询问了谷口的守卫么？

是否有长老出谷的记录？」

「离刹已让人去查问。」

红鸾点点头，轻握指节，在玉榻扶手上轻轻扣着，轻声道：「水鹓会是么？」

「离刹不敢妄自猜测。」

红鸾没有说话。却听离刹突然出声道：「现在并不能判断什么。鹓雏长老随了宫主许久，虽然此次长老算计造

成如此损失，但知道计划之人并不少，且若对方另有高人，宫主此刻轻易定夺，却是进了他人算计。」

红鸾闭上眼，轻轻点了点头。

殿内又是一片寂静……等待，等待……心中却是愈加的忐忑。

仓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平静！

「禀告宫主，谷门遭袭，守卫尽数丧生，只是谷中并未发现任何刺客的痕迹。」单膝跪地的少女恭敬的述说着

情况。

「下去吧。」红鸾闭上双眼，沉静的命令道。却闻离刹问道：「这位姐姐，请问死者尸体有何明显伤口？不知

姐姐是否清楚？」

少女没有回答，抬头望着红鸾。见红鸾轻轻点头后，才应道：「属下见到的一具尸体全身似结冰般僵直，肤色

泛紫，没有明显伤口。」

离刹沉默了。

待少女退下，红鸾靠着凤颈，闭目轻笑：「呵呵，弋氷玄功么！」

「宫主……」

「别说了，事已明了，水鹓是在告诉本宫，这件事确是她所为，算是辞行吧。」说罢起身走出大殿。

离刹默默的跟着红鸾，看着那故作沉静的娇躯，也许红鸾并不知道，她并未能掩饰住那微微的颤抖。

北方的冬夜是白色的，南方的冬夜却是黑色的。初冬的夜，鸟兽静息，寂静无声。此刻的安谧却显得分外压抑。

红鸾宫的窗是黑的……

离刹站在窗外静静的屏息聆听着，寂静的夜让那轻微份额抽泣如此清晰。

离刹叹了口气，轻轻推开木门，发出『吱呀‘一声。房中一片漆黑，抽泣声停滞片刻，便又开始编织那轻微的

乐曲。

离刹有种着魔的感觉，轻迈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走至床边。轻轻的搂住了床上抽动的娇躯。

红鸾在离刹怀中瑟瑟发抖，抽泣声渐渐大了起来，变成『呜呜‘的细声哭泣。片刻后，却听红鸾一声厉吼：「

滚！给我滚出去！」这一吼却是让离刹脑中一清，放开怀中泪人，跪在地上道：「离刹一时糊涂，请宫主恕罪，离

刹告退。」

离刹向门口走去，身后传来少女的哭声：「娘不要鸾儿，爹爹不在了，哥哥姐姐也不要鸾儿了……呜呜……」

离刹心中一抽，却没说话，矗立了一会儿，继续向门口走去。

却见红鸾忽的起身，踉跄的冲向离刹，一把将男子单薄的身子抱住，哭道：「离哥哥，不要走，求你不要离开

鸾儿。」说罢急忙解开衣带，扯落身上衣物，双手紧紧缠住木然站立的男子，踮起脚尖疯狂的在离刹脸上吻着，口

中发出急促的喘息与有些癫狂的话语：「离哥哥……鸾儿错了……不要生鸾儿气，不要走……来肏鸾儿，狠狠的肏

鸾儿……鸾儿的穴儿不能用还有嘴……还有屁眼，来肏鸾儿！」

离刹仍然木立在原地，任身前女子吻咬着脸颊、鼻梁、薄唇、颈项，却似木偶般一动不动。

红鸾将离刹推倒在地，跪骑在他身上，伸手将袍子解开，一手抓着勃起的阴茎套弄，一手抓起离刹的手往胸上

按，眼中带泪，口中媚声道：「哥哥摸摸鸾儿的奶子，是不是很大？啊……好舒服，哥哥的手暖暖的……揉的鸾儿

好舒服啊！」

少女一边套弄手中阴茎，一边将手中的那只手向下滑，将手按在极力前挺的下体摩擦着，浪叫道：「再摸摸鸾

儿的穴儿……啊……是不是很嫩啊？啊！受不住了……看……鸾儿出水了呢！」

果然，少女敏感的身子紧紧在轻轻的摩擦下就不住的流出股股淫水，被抓住的手在粉嫩的花口上摸了一把。红

鸾将手拉倒自己面前，妖媚的舔舐着道：「鸾儿还是处女，穴儿中流出的水还香香的呢！」说罢又将离刹的手按在

阴部摩擦起来，口中痴痴的浪叫：「啊……嗯……好爽！哥哥！你摸的人家好爽啊……」

红鸾抓着那只手，下体疯狂的挺动摩擦着，另一只手快速的套弄着那一手握不住的肉棒。透明的浪水从肥嫩无

毛的嫩屄中喷洒而出。

不到半注香的时间，只听红鸾手中套弄肉棒，下体快速摩擦着那只早被淫水湿透的手，口中浪叫连连：「啊！

哥哥好会摸穴儿啊……鸾儿……鸾儿要上天了！来了！鸾儿要……要泄了……啊！」少女一声蚀骨长吟，大量的浪

水混着阴精喷洒在离刹的手上。

红鸾泄了身子，身子一软，伏在离刹胸口，手中还在轻轻套弄那根依然勃怒的肉棒。

喘息了片刻，红鸾放开离刹的手，再次起身，将沾着自己淫水与阴精的小手手在离刹的肉棒上轻轻抚弄。待肉

棒被自己体液抹遍后，却见红鸾俯下身子，双手握着肉棒根部，张开小嘴，将肉棒含入口中。

巨大的肉棒填满了少女的樱口，本来生涩的口技显得更加生涩。红鸾极力的用嘴套弄着那根肉棒，双手揉弄着

尚在外面的部分以及下方的一对睾丸。

香舌轻舔龟头，极力的套弄了半个时辰，红鸾只觉双颊酸麻，口舌已经有些麻木，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红鸾对

着离刹媚然一笑，口中加快套弄，小舌头在龟头上绕着圈圈，终于在坚持不住之前让离刹将一股浓精喷射而出。

少女含着龟头，将肉棒喷出的精液包在口中，却终于还是因为太多而不免从口角溢出。红鸾吐出离刹的龟头，

用手将嘴角的精液刮进口中，强忍着制呕的腥味，将那一股白浊的液体吞入腹中，然后媚笑着将肉棒上剩余的残精

舔舐干净。

离刹始终如一具木偶般，从头到尾没有动过，任由红鸾摆弄。红鸾却不在意，俯首在离刹耳边轻声道：「哥哥

的精液真好吃呢，鸾儿下面也要！」

微弱的月光中……少女伏着身子，双手勾住男人的颈项，抬起玉臀，将艳红的菊穴对准身下男人的巨棒。顺着

唾液与淫液的润滑，雪白的肥臀慢慢将巨大的肉棒吞了进去。少女发出一声娇呼后，便抬臀套弄起来。

「啊！哥哥的肉棒好粗……好长……插的鸾儿好舒服……啊！」

「哦……啊……哥哥最会肏鸾儿的屁眼了……啊！好舒服！要泄了……鸾儿要泄身子了……来了！啊！」

「嗯……哥哥好厉害……这么久都不射……鸾儿都受不住了！啊呀……又要来了……又泄了……啊……啊！」

…………

「哥哥！哥哥……夫君……怎么那么厉害……鸾儿的……屁眼都要给哥哥肏破了……」

「啊！啊……泄了！啊！」

…………

寂静的夜中，只有少女天籁般的叫声，与交合时发出的『叽叽‘声，少女不住的套弄着下身，双手紧紧搂着身

下男子。一股股淫水、阴精喷洒在离刹的小腹上。

红鸾不知自己泄了多少此身子，只记得在自己脑中一片模糊时，一股热流冲进了自己的腹中……

凤皇大殿中，与往日相仿的人数，却显得格外寥落。红鸾静静坐在翡翠玉榻上，离刹静静站在身后。下首两张

软椅却空了……

「焦明神将与发明神将被俘，鹓雏长老携子鸠长老叛逃。宫中的损失以是极其巨大。还请诸位呆在谷中，切莫

冲动行事。待得宫中恢复元气，本宫自会率人将两位神将救回，并诛杀逆贼。」说罢，红鸾兀自起身，领着离刹离

开了凤皇宫。只剩下纷纷议论的众女子。

「幽昌，你说怎会变得如此？」花雨蝶细眉微蹙，沉吟道。

「家贼难防啊！被自家人算了一道，也免不得也那么大的损失，四大神将去其二，八方管事去其四，确是伤筋

动骨了。看来以后也不再会有安生的日子了。」

昌姬也是皱着眉头，缓缓应道。

「哎！可怜了乔家的二位妹子。据说是落入了九龙殿手中，怕是凶多吉少了！」花雨蝶叹息着朝昌姬做了个万

福道：「姐姐还是早些回去歇息，这些事也不是咱们操心的了的。妹妹先行告退了。」说罢领着一位黑衣女子与黄

衫女子向宫外走去。

昌姬没有言语，默默的出了会儿神后，带着另外两位女子走出凤皇大殿。

（08）

冬阳高照，整个川阳被照的亮堂堂的，却是去不走冬日的寒意。

牛山镇是川阳北郊的一个小镇，阳光将晨露照的晶莹剔透，煞是好看。街边小子孩子摆着摊子卖着烧饼。

向僵硬的手中哈了口气，来回搓了几下，小子自言自语道：「妈的，冷死个人了，怎的这么大的太阳一点作用

都没有。」说罢吆喝道：「烧饼，热烘烘的烧饼类。」一阵寒风吹过，小子打了个哆嗦：「妈的，赶紧卖完去喝完

烧酒，不然老子要冻僵了。」

一辆马车，缓缓驶入小镇，一看便不似平常百姓。两匹马儿齐拉的大车几乎占了大半个街道。马车行出，人们

只有骂骂咧咧的向路边让去——这等架势也不是咱平常人能招惹的。

大车在一间名为『福万‘的客栈前停下，金石开拎着两个大麻袋走下大车，四遭张望道：「老毒龙，今儿个就

在这休息休息吧，你我无所谓，福伯可也是三夜未眠了。」说罢也不等紫袍老者回应，率先走进客栈。

不等金石开说话，便见掌柜跑过来将小二推开谄媚的笑道：「几位爷，住店么？」

金石开放下麻袋，从胸中掏出两锭金子，看模样足有五斤重，金石开笑道：「店家，这客栈咱家包下了，还请

小哥把其他人等请走，以免性命不保。」这话说的大声，显然是对客栈中的人们说的，人们见着那辆马车便知门前

几位不是好惹的主儿，闻见金石开的话也不等店家开口，便纷纷离去。

金石开转身对马夫笑道：「福伯，你先上楼歇息。店家，收拾三间上房，好酒好菜准备着。」

却听紫袍老者哼道：「此处腌臜，老夫还是另找它处。」

掌柜闻言怯生生的说：「这位爷，此镇仅此一家客栈。」

老者目光一冷，却见金石开忽的笑道：「老毒龙切莫冲动，不然咱家晚上可吃不上饭了。」说罢将掌柜推开道

：「掌柜的尽管去吩咐便是，这两锭够了吧？」

掌柜忙哈腰道：「够了！够了！」

傍晚时分，冬日的天空黑的特别早，时过酉时，天却完全黑了下来。

店小二掌了一盏油灯，恭敬的退去。金石开与紫袍老者相对而坐，桌下摆着十大坛子的酒，据说此酒是牛山镇

的特产，入吼似火，乃是极其猛烈的酒。琳琅美食摆了一桌。两人没有言语，相对斟饮着。

金石开撕下一只鹅腿，一边啃着一边瓮声瓮气的道：「我说老毒龙啊。殿主说两个大的要留着，可是一个已经

被那星罗给破了。」

老者不在意道：「那与我有何干？」

金石开憨笑道：「嘿嘿！咱家的意思是，把另一个也破掉算了，就说两个都是那星罗破掉的。很久都没尝鲜了。」

老者放下酒杯，兀自顺了顺紫袍道：「你想那般就那般，老夫不管，也没兴趣管，老夫的目的只有她一人。」

「我说老毒龙啊，莫怪兄弟说你，都那么多年的事儿了，你就看不开。咱家都怀疑你还是不是男人了。」说罢

斟了一杯，一饮而尽。

紫袍老者没有说话，继续自斟自饮。

金石开觉得无趣，转头向一旁看去，只见六名女子被铁链捆缚着。除了乔家二女，其他四位皆还是迷迷糊糊，

尚未转醒。乔家二女却是一人痴痴的发着呆，一人怨毒的盯着金石开二人。

咚……咚！咚……咚！咚……咚！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门外传来更夫打更与吆喝声，一快一慢，连打三下，正是打下了落更。

金石开看着众女，一阵感叹，突然却似想起什么，笑道：「那星罗却是好本事啊，乔家二妹子怕是爱上那小子

了吧。」话音未落，便见乔伊无力的怒瞪了自己一下，金石开不在意的笑了笑。

乔伊咬牙切齿的说道：「金石开！易雪峰！早晚我会亲子刨了你们的皮！」

易雪峰是紫袍老者的名。

紫袍老者眉头微微一皱，却听金石开调笑道：「乔家大妹子，话莫说早了，咱家听人说『一胞生二女，心意自

相通。‘你妹子遭人强暴一次就动了心，你说咱家要事给你开了苞，妹子你会不会爱上……」

金石开话说到一半突然一皱眉，只见乔伊面有异样。面色泛红，呼吸越发急促，隐隐有些喘息的意思。金石开

转头向易雪峰叫道：「老毒龙，你还真是小心眼，女娃子骂你两句你也动气。」

易雪峰冷声道：「给他个教训，教她莫要乱说话。」

却见乔伊，美眸中透着无尽的春色，一双樱唇红如烈火，酥胸上下起伏，潭口微开，发出诱人的喘息：「啊…

…嗯……好难过……怎的……如此痒！」

金石开在一旁看着满面春意的乔伊，闷声道：「老毒龙，你莫要让这女娃娃在咱家面前发骚，咱家怕把持不住，

殿主叮嘱咱家要留着雏儿回去，现在已经破了一个，莫要让咱家把剩下一个也破了。」

易雪峰却满面不在意道：「这女娃娃骂过老夫，老夫自然要给他些教训，你若火大，旁边还有几个，你拿来泻

泻火也没人说你什么。」说罢继续自斟自饮起来，不再理会一边媚叫的美人儿与抓耳挠腮的金石开。

金石开看着乔伊，惋惜到：「真他妈的憋屈！如此美妙的一个雏儿在面前发骚，偏偏还不能动她。」说罢也不

理会乔伊，抓起一旁昏昏沉沉的孔雀，凭空撕开衣物，烛光下露出一片雪白。

孔雀尚未清醒，只觉身子一凉，本能的皱眉挣扎起来，但闻见铁链的『哐啷‘声，猛地惊觉，身子被金石开压

在地上，茫然的四处张望着。当看到同样被铁链捆缚的乔家姐妹时，耳边闻见乔伊的蚀骨娇吟，方才明了事态。

只见孔雀挣扎的身子慢慢放缓，似是发骚般的扭动，目若寒星，媚声道：「爷，这么冷的天里，你却把人家脱

得光光的，人家好冷啊，来抱抱人家嘛。」

金石开搂住孔雀笑骂道：「骚货！」说罢掀开袍子，将早已怒勃的巨物插入那尚未湿润的花径内。只听孔雀『

啊呀‘痛叫一声，细声道：「爷！奴家还没出水呢！爷你那么大，奴家吃不消啊！」

金石开却不管如何，只管泻去心中欲火，抱着被缚美人一个劲的抽插，将孔雀肏的哭叫连连。

初通人事的乔伊却是受不住了，媚毒的作用下，早已是淫水啧啧，双手被缚，下体却是奇痒难耐。不断扭动着

身子，涕泪具下，求着男人肏自己。

金石开闻着身下玉人的哭叫，又听一旁乔伊如泣如唤的媚叫，欲火更胜，下体加速抽插，口中骂到：「妈的骚

货！你若再叫，老子就把你骚屄肏开花。」

说着一双大手在孔雀那对肥乳上肆意的揉捏起来。

孔雀经历过最初的干涩，阴道渐渐湿润起来，痛感渐失，快感攀升，也是媚眼如丝，口中浪叫道：「爷！你…

…你鸡巴好……好大！啊！奴家要被爷……肏死了！啊……太厉害了！要泄了！」说着呼吸一滞，娇躯乱颠，股股

阴精随着浪水喷洒而出。

乔伊怔怔的看着身旁缠绵的两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下，下体骚痒更加厉害，乔伊不住的扭动着下体，双

腿并拢，来回摩擦着，神情已然有些恍惚了，口中喃喃叫道：「救命！好……难受！来……来肏我！求你们……谁

……谁来肏我！呜……呜……」说着说着忽的痛哭起来：「呜……不要……不要这样折磨伊儿！」

乔伊已临近崩溃，却见一旁乔佳跪起身子，将头埋向姐姐下体，朝着并拢的双腿之间努力的钻着，乔伊似乎明

白了妹妹的意图，将双腿分开。眼中却闪过一丝清明，留下两行清泪。乔佳始终没有言语，埋首吻弄起姐姐身下与

自己不久前相同的阴阜。吻弄的温柔至极，妙舌在阴唇间滑动着，时而挑弄着那蓓蕾般的阴蒂，时而微微插入，在

阴道口浅浅的抽插。

仅仅如此对乔伊也是莫大的满足，下体的空虚终于得到弥补，口中快呼一声，浪叫起来：「啊！佳儿……好舒

服……你怎的……如此厉害！啊……姐姐好舒服！」

金石开在一旁见到这幅『姐妹春宫图‘却是欲火更甚，也不顾孔雀刚泄了身子，扳开玉人双腿一阵猛干，只肏

得孔雀连连告饶：「爷！爷！不行了……奴家穴儿刚……刚泄了……爷！穴儿要坏了！」

粗大的阴茎没有理会少女的哀求，入一根木桩般不断的朝着那鲜美的肥屄中杵着。金石开在孔雀屄中一阵猛干，

在孔雀泄了数次身后，才将一股浓精射入少女子宫深处。

而另一处，乔佳双手被缚在身后，跪爬在姐姐身下，舌头早已有些僵硬，却还是努力的帮姐姐舔着屄。乔伊在

妹妹的舔弄下泄了几次身子了，淫毒却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乔佳抬起螓首，空洞的眸子茫然的望向易雪峰。

易雪峰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这一副活春宫的影响，兀自闭着眼，喝酒吃肉同平常一般。易雪峰闭着眼，饮下一杯，

突然开口道：「无用的，老夫的媚毒三个时辰内都有效，三个时辰内无论她泄多少次身子，也解不了。」

乔佳听闻却无甚反应，俯首继续舔弄起来。一旁的金石开放下怀中恍惚的玉人，侧头却见一对幼嫩的花唇正对

着自己，一开一合，不时地下几滴蜜汁，憨笑一声：「嘿嘿，这个好像已经用过了。」说罢起身抓住那对雪臀，不

等乔佳反应，便将再次勃起的肉棒插入那刚开不久的花唇。

突然的剧痛袭来，乔佳先是一怔，随后痛叫一声。

叫声在大厅内回荡着，却是如此的凄迷，仿佛不只是因为下体的痛觉。

金石开双手握着少女纤纤细腰，粗巨的肉棒在粉嫩的阴道中狠狠的插入。

身下少女木然的媚叫一声，眼中流着泪，继续舔弄着姐姐的小屄，乔伊的浪水、阴精早已喷的她满脸都是。

客栈二楼的某一处，掌柜捅破窗纸，一面看着大厅中的淫靡画面，一面握着他那根有些枯瘦的肉棒揉搓着……

客战中的油灯燃了一宿。掌柜一夜未眠，房门上却布满了白斑。

易雪峰独自将十大坛子酒饮的空空如也。乔伊精神恍惚的睡去，其余五名女子也被金石开干的昏昏沉沉，红肿

的阴阜中，不断流出男人的阳精。

福伯由房中走出，精深已然好了许多。见到眼前情形时，却是如若未见，径自走向马车。

马车稀稀里里的沿着管道驶去，掌柜目送着马车离开，随后转身看着身后一群无精打采的小二，叹了口气道：

「今日闭门休息吧。」说罢疲惫的走进自己房中。

（09）

北方的冬日，是雪的天下。

世界突然变得纯净了，一片茫茫的白，仿佛一切都消失了。

皑皑白雪中，只有一人踉跄的走着，那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几乎光着上半身，身上不住的冒着蒸汽。

裤袋上斜插着一根长棍，用一块布帘抱着的，腰间系着一个酒壶。男人眼神有些朦胧，身上散发着孤傲的气势，

仿佛天地间唯有他一人。

取下酒壶喝罢一口，男人醉声醉气的长吟着：叹苍天兮，不知何所欲。

望千灵兮，无故何所依。

取沱水兮，郁郁知所立。

遇风雪兮，尚知吾所需。

追往昔兮，欲速而不达。

怀曾经兮，飘渺似风花。

忆江南兮，聊聊无牵挂。

猛惊然兮，已过好年华。

…………

不知谁人所作的歌谣，回旋与天地间。

此时却是千灵飘雪，沱水结冰。秤着歌声，有着道不出的苍凉。

男子摇摇摆摆的行着，一双光脚在雪地上踏出行行印记。男子唱罢忽然猛地一怔，血气上涌，一口鲜血差点喷

口而出。男子一手抚心，眉头微皱，猛地喝下一口烈酒，将酒与血一并吞入腹中，继续吟唱起来，一副逍遥自在模

样。

苍茫白雪中，男子走出一个个脚印，又被大雪一个个覆盖，男子不知走了多久，只知道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时

大时小，周身却是越来越冷。

恍惚间，男子发现了一个小木屋。男子嘴角露出笑意，大叫一声：「有人么？」随后声音却越来越小「讨口…

…酒……喝！」

男子『噗‘的一声倒在雪地中。

而正在这时，木屋的门被悄悄拉开，露出一双水灵的大眼睛……

水鹓猛地从梦中惊醒过来，痴痴的望着前方的黑暗。脑中还是男子脏乱的面容和那双眼睛。口中喃喃叫道：「

易哥哥……」

突的一个激灵，水鹓心儿仿佛猛地收缩了一下，脑中混沌渐渐消散，思绪才清晰起来。

望了望四周，一片漆黑，水鹓努力的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自己正在与子鸠交欢，突的听见身后传来如此熟悉的声音：「两位长老好生快活，真是骚到骨子里了。」

是他水鹓猛然惊觉，四处摸索起来。

四周皆是冰冷的石壁，看来是一个密封的暗室，暗室四面墙上都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却没有光透进来，说明

暗室是在地下。水鹓试图运功讲石壁震碎，却觉气海空空，聚不起半点真力，自己功力也被封了么？

水鹓冷静的思考着，忽听『啊‘的一声轻吟，方才发现济鸢也在密室中。

水鹓摸索着寻到济鸢的位置，口中轻唤道：「妹妹……妹妹，你在哪儿？

说句话！」

「唔……嗯……」济鸢呢喃了几声，似乎脑中还是一片模糊。

听到呢喃，水鹓也算是放下了心，跪爬在地上，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顺着济鸢的声音找寻过去，冰冷的石板

让水鹓心儿都冷冷的。仿佛那寒气能沁过肌肤，直入骨髓。

当双手触及温软时，水鹓呼了一口气，双手摸到济鸢的脸上，轻轻拍了拍，叫道：「妹妹！妹妹！醒醒！」

「唔……这儿……是哪儿啊？」济鸢似乎感受到了寒气，双手将赤裸的身子楼的紧紧的，蜷缩着迷糊问道。

水鹓沉声道：「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水鹓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在济鸢娥眉上摩挲着。

济鸢忽然『啊‘的惊呼一声，身子弹了起来，随即又感到四周寒气，蜷起双腿，双手抱肩，口中喃喃道：「被

困在这儿了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居然是他！」水鹓只感到手上点点湿润。

叹了口气道：「唉！姐姐也不曾想到，居然会是如此情况。自认算全局，却是笼中鸟啊！」说罢抹干济鸢脸上

的湿痕，轻声问道：「冷么？

济鸢轻轻点头，可惜水鹓看不到。水鹓妙手环上黑暗中的另一人，两具赤裸的身躯在黑暗中缠绕在一起。

良久，济鸢忽然瑟瑟问道：「姐姐，我们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我的功法被散尽，也不知那人用了什么手法，气海居然无法聚集真气，如今要想出去怕是不可能

了，不过咱们不会一直呆在这里，他总会想办法将我们带离凤凰谷的……」

话到一半，水鹓又觉怀中身子抽动起来，轻叹道：「傻妹子，何必呢？如今已非当时，人非人，事非事，还有

什么只得牵挂呢？」

济鸢忽的哭了起来：「呜呜……姐姐……鸢儿不知道！鸢儿就是难过……呜呜……鸢儿是不是很贱？」抽搐的

身躯颤动起来，水鹓抚摸着怀中少女的银丝，默默不语。

济鸢不知哭了多久，待得她安静下来，水鹓才幽幽叹道：「怪不得你……这些事！说不清的。」

济鸢伏在姐姐身子里，轻轻点了点头。

…………

南方的一场小雨，夹着片片冰晶，天气似乎一下子寒冷起来。冬日的凄美，被一场小雨下的压抑起来。

红鸾靠在榻上。；离刹在身后默默的帮她揉着肩，红鸾闭着眼，沉吟着。

一丝冷风由窗缝中飘入，惹得红鸾身子颤了一下。离刹知会的将窗子掩好，继续帮红鸾揉着肩。

「你说……」红鸾话儿到一半停住了，又似沉思的测者脑袋，靠在支起的小肘上。

「宫主过滤了。」离刹淡淡的在身后说了一句。

「那你说子鸠是被迫的么？」

「离刹说不准，不过……」

「说不准就别说了吧。」红鸾叹了口气，轻轻将他的话打断。想了想又问道：「往九龙宫的信使回来了么？」

「回了……」

「怎么说？」

「要宫主去九龙宫一趟。」

红鸾似是早已料到般点点头张了张口，没有说话。

却听离刹说道：「宫主不可去！」这一句虽然温软，却让红鸾突然有了儿时的感觉，那是不容反驳的口气，全

然不似平常的谦卑。

红鸾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木窗，刺骨的风儿掠过那层薄纱，几点冰晶飘上黑色的发丝。只听窗前人幽幽叹道：

「乔家两位姐姐都是苦命人，是本宫害了她们，若是救不会她们，本宫又怎能安生。」

离刹淡然道：「宫主失了轻重了。」

红鸾闭上窗子，妙手在窗沿雕花上轻轻抚弄着，叹道：「孰轻孰重，本宫说不清，但本宫用命换也要将她二人

换回。」

「之后呢？之后宫主又当如何？」

红鸾愣了愣，没有言语。

却是离刹反常的主动开口道：「如今九龙殿野心毕露，凤凰宫失了宫主，全宫上下又当怎样？最后还不尽落于

人手，宫主若去了，却是中了套儿，再也飞不出来。如此看来，孰轻孰重？」声音温柔至极，却是透着点铿锵的气

息，红鸾不禁有些痴了。

良久，红鸾眼中落下两行清泪，望着离刹，呢喃道：「那叫人怎么办才好？」

离刹在沉默着与红鸾对视，那对眸子中已然给出了答案。

淅淅沥沥的小雨，渐渐停歇了……

…………

男子长吟一声，将一股浓稠的精液射进女子子宫深处，随即双手一松，手中双踝无力的落地。

哐当……是铁铸的脚铐闷声落地声。

女子全身赤裸，身上布满了抓痕与淤青，手腕被死死铐在墙上，双手无力的垂着，潭口微开，正细细的喘息着。

男子披上袍子将粗壮的阳具抽出，一股精液与浪水猛然涌出。男子看也不看女子一眼，挥袖离开。

女子依然瘫在那里，双眼无神的望着门口，脑中已然一片空白，只是依稀记得自己是谁，她叫羽烟。

过了一会儿，一位青面男子缓缓走进来，神色冷然，看了看瘫在地上的羽烟，走到她面前，分开袍子，露出软

软耷拉着的肉棒命令道：「婊子，把他舔硬。」

羽烟睫毛颤动了下，轻轻张开小嘴，将肉棒叼起，舌头在龟头上慢慢绕圈，双唇蠕动着，任由肉棒在口中越胀

越大。

青面男子抽出肉棒，抓起羽烟双踝，对着还满是精液红肿不看的肉穴儿狠狠插了进去，开始大力的抽插起来。

羽烟木然的媚叫着，仿佛已经成了习惯，悬空的身子被撞的一晃一晃的，两只小手因血流不畅被勒的苍白，肉

棒每次插入都将不知为何的液体挤的飞溅而出，房间中回想着『叽叽‘的淫靡之音。

当男子将一泡精液射入羽烟腹内时，羽烟已是神情恍惚，双目茫然的望着某处。男子甩下少女的身子，径自走

出了房间。

男子远远离去，一位瘦高的老头提着一桶水走了进来，将桶中凉水泼在室内的少女身上。羽烟猛地打了一个寒

颤，清醒了许多。

老头猥琐的笑道：「羽烟婊子，今天第几个了？」

「二十八。」羽烟无力的答道。

「还差两个，但是已经没人了，自己肏自己吧。」

说着，老头从墙上取下一直粗黑的铁棒，铁棒乌黑发亮，儿臂般粗，长约一尺。

咔嗒……

固定着羽烟手腕的铁铐被老头打开了，两只苍白的小手随着少女的上半身无力的垂下。

羽烟耷拉的眼皮抽动了一下，脸色有些苍白，却没作声。

老头从怀中取出一个紫色的小盒，从里面抠出一块乳白色的药膏淫笑道：「这幻魂膏可是可以让你爽上天的。」

说着将手指捅入羽烟下阴，搅动数下。抽出是却是满手淫湿，老头将手指伸到羽烟面前讽刺道：「贱货，看看你的

骚屄，比茅厕还脏。妈的，让你舒服还得脏了爷爷的手，给爷爷舔干净。」

羽烟张开小口，将那两只皱巴巴的手指含在口中吮吸了几下，舔舐干净才轻轻吐出。

老头满意的点了点头，笑道：「羽烟婊子，自己玩吧，爷爷去看看你妹妹。」

说着起身向一旁走去。

羽烟心儿忽然抽动了一下，双眼流出两行清泪。却觉下阴骚痒，如万只蝼蚁啃食着，冰冷的身子突然热了起来。

羽烟凄然一笑，无力的小手抓着地上的铁棒，将圆滑的一段顶在阴唇上，缓缓抽插起来……

粗大的铁棒在红肿灼热的阴道中进出着，羽烟已无力拿起铁棒，只得将铁棒平整的一端立在地上，蹲下身子，

套弄着铁棒。淫水不断的从穴儿中冒出，灼热的阴道不断的摩擦着，使得铁棒慢慢发烫，羽烟一边浪叫着，一边聆

听着隔壁传来的老头的笑声。

「羽风婊子，你姐姐差两个，在旁边自己肏自己呢，你今天挨了多少男人的肏？」

「呜呜……三十三。」羽风吐出口中枯瘦的肉棒，细声答道。

「骚货，真是欠肏，看来明天应当将你的任务定在四十个。哈哈……哈哈哈哈……」老头一边享受着羽风口舌

的服务，一边癫狂的笑着。「说，你是不是骚婊子？是不是欠肏？」

「呜呜……是……羽风是婊子……是最下贱的婊子……羽风是欠肏的婊子……」羽风一面吐出肉棒，一面小声

抽泣着。

房间中，少女的媚叫与哭泣交织着，一旁的油灯被暗讽吹的摇曳不定，却是显得更加淫靡。

「殿主有令！」冷冷的女声传入房间，一位黑衣使女不知何时来到了房间门口，老头身子一颤，迅速抽出肉棒

跪下身子，谄笑道：「使女大人，请问殿主有何指令？」

使女冷冷的看着屋内的淫乱画面，冷声道：「殿主令本使将羽风、羽烟二人带去九龙殿，你速将二人清洗干净。」

「尊殿主令，小的这就去将二人清洗干净。」老头也顾不上穿衣服，忙不送跌的将两位少女拉去清洗。

不久，两位少女披着白色的轻纱垂首慢慢走了出来。

使女冷漠了看了看二女，冷声道：「走吧！」

二女垂着头，默默的跟着使女离开房间。老头如释重负般『呼‘了口气，瘫倒下来。暗道：「真要命！」

三位美貌的少女穿过一条条长廊，来到叶天龙的寝宫——卧龙殿，肃杀的三个打字草书在门前石碑上。

使女走到殿门前，跪下身子，翠声道：「殿主，烟奴，风奴带到。」

「进来吧！」温柔的声音仿佛传入脑中，二女身子皆是一怔。使女却没有动，冷然命道：「进去！」

二女并肩缓缓行入殿内。

叶天龙斜倚在一张玉榻上，懒懒的玩弄着手中一条指般粗细的小玉锥。闻见脚步，侧首对着二女温和的笑了。

二女没有看到叶天龙的微笑，低头走到榻前，跪拜道：「烟奴（风奴）拜见殿主。」

叶天龙依旧玩弄着那只玉锥，温言道：「你们知道该做什么。」

二女闻言，褪下身上轻纱，跪爬到叶天龙身前，分开黑袍，四只纤手握起那根尚是软绵绵的肉棒，张开小嘴挑

弄起来。

叶天龙双目微闭，享受着二女的口舌。当粗大的肉棒慢慢挺起。叶天龙将羽风抱起，在耳边轻生问道：「这十

日，过得好么？」

羽风身子一怔，眼圈一红，委屈的泪水顺着面颊滑落。

叶天龙轻轻吻干羽风的泪痕，柔声道：「现在，我需要你帮我……」

羽风抿了抿嘴唇，轻轻点了点头。转头看向姐姐，却还在痴迷的舔弄着那根粗巨的阳物……

【完】